



放歌黄浦江畔

——黔江·上海劳务基地开发纪实

放歌黄浦江畔

—— 黔江 · 上海劳务基地开发纪实

顾问：廖邦华

主编：谢昌玖

编委：邓思超、孙华安、谢玉坤

撰写：黄仕河

目 录

序.....	1
前言.....	3
一、破冰之旅.....	8
都市敲门人.....	8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15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17
二、浦江两岸耕耘者.....	22
摸着石头过河.....	22
咬定青山不放松.....	35
暖风润心田 细雨催花发.....	45
三、化蛹为蝶翩翩飞.....	56
千树万树梨花开.....	56
墙外开花墙内香.....	65
后记.....	70

序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大批农民从封闭落后的乡村走进风声水起的城市，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民掀起“农村包围城市”的“民工潮”，到下岗职工自谋职业求发展，再到高级管理人才的频频跳槽，无不显示着人们对于机遇的追寻，对于梦想的执著。

《放歌黄浦江畔》，以弘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为主旨，讴歌了一群土家族苗族儿女在黄浦江畔，艰苦创业，奋力拼搏的豪情壮志，真实地记录了黔江·上海劳务基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开发历程，对黔江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开发、劳务输出的组织实施、跟踪服务管理以及对黔江城乡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综述和思考，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只有奋斗

不息，才能生生不已。愿黔江劳务输出之花在上海发出更加迷人的芬芳！

前 言

上海自古就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是长江三角洲的前沿，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腹地广阔，港口众多。从 20 世纪初开始，就以其繁华的城市面貌，先进的工业，实力雄厚的经济，挑起了中国经济的重担，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长江流域八省一市对外开放的龙头。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上海的各类市场建设日新月异，客商云集，中外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林立，汽车、石化、机械基础工业得到长足发展，社会秩序井然，商贸十分繁荣。浦东新区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使大上海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1988 年 3 月，经国务院华东经济扶贫办公室牵线搭桥，黔江县与上海港民生港务公司建立了劳务合作关系。同年 7 月，由黔江县劳动局牵头、县劳动服务公司在水市、濯西、濯水、两河、龙田、力湾等乡镇组织了首批农民轮换工 50 人，到民生港务公司任装卸工。这是黔江继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劳务输出队伍，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16 年来，黔江数千土家、苗族儿女在上海这块改

革开放的热土上，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由劳务合作关系转换为劳务承包关系，从单一的劳务输出型发展到劳务承包型，务工性质也由农民轮换工转变为农民承包工，并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重庆市黔江区富民劳务开发公司，先后被上海港务局、中港三航局确定为“劳务基地区县”。公司相继组建了9个劳务承包队，有务工人员1086人，其中：铲车、吊车、拖车、门机、集卡、船吊等特种专业技术人员595人，管理干部36人，累计输出劳务人员1.1万余人次；通过地缘、姻亲关系的循环引荐到上海务工达8万余人次。公司所属劳务承包队创造总产值2亿余元，有力地促进了黔江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通过劳动力和资金的双向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率，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的增长源。

黔江·上海劳务基地以“恪守信用，保证质量，输出人才，引进资金和技术，振兴黔江经济”为宗旨，着力打造劳务输出品牌产业，在没有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坚持“以劳务养劳务”的方针，从弱到强，从无到有，从帮‘别人’打工，到自己给‘自己’务工，经历了10多年的艰苦磨砺，今天，这支队伍不但能够提供简单的粗放型的体力型劳动服务，而且能够进行业务指导、业务技术等复合型的一体化承包服

务，初步形成了企业规范化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和管理层级；健全了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质量测评、综合考核等相关制度，具有现代企业特征；完善了务工人员返乡安置、工伤、医疗等综合保障制度，稳定了劳务队伍。2001年至2003年连续3年被上海港务局评为A类资质企业，为上海港14支劳务队伍之冠。

坚持以人为本，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狠抓企业内部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发展中找到了准确的定位，成为企业纵深向前发展的“助推器”。劳务基地成立了党总支、团总支和工会，在各承包队设立了5个党支部、团支部和工会组织，他们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后受到了交通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港务局党委、宣传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民委、中港三航局等单位表彰的先进单位26次、先进个人72次；获民生、龙吴、宝山、新华港务公司、三航局七公司表彰的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文明承包队、优秀班组88次，先进个人175人次；7次打破上海港港口装卸最高记录。1994年5月23日，在扑救“长征”号客轮火灾中，有4人荣立三等功，6人受到嘉奖。栅山乡三元村土

家族青年冉隆泽，为了保护 870 余名旅客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交通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分别追记为特等功、革命烈士、一等功、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为黔江 50 万土家族苗族儿女树立了光辉榜样。

2003 年 9 月，在宁夏举办的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上，龙吴港务公司重庆承包队选送的 4 名黔江籍运动员，在“押加”项目 55、60 公斤级比赛中，获得了第 4、5、7 名的好成绩，受到了上海市民委的特别表彰和奖励。

黔江·上海劳务基地建立以来，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 年 9 月 28 日，经国务院批准，黔江区人民政府挂牌成立，区委、区政府继续把劳务输出工作纳入“城乡一体共繁荣”的支柱产业之一来抓，刘学普、张宗清、刘作禄、杨晓碧等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十分关心上海劳务基地建设，亲自参加 2002 年 4 月上海港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会议。区委、区政府还成立了“劳务开发办公室”，专门协调全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原黔江县委、县政府领导唐和光、秦源、史红、宋永珍、李林、杨尊伍等领导多次赴江西于都、山东监胸、贵州都匀等地参加上海港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会议；简兴德、秦源、刘仪等县政府领导先后率队赴上海慰问务工人员。原黔江地区劳动局局长王开林、黔江区劳动局局长徐廷贵、廖邦华、就业局局长何仁军也先后汇同原黔江县劳动局局长郑清益、马志明、邓宗孝、熊万发、副局长曾祖全、许剑波等领导多次赴上海劳务基地慰问，协调解决劳务用工中的具体问题，原黔江县劳动局副局长谢昌玖，从担任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就业局局长、黔江区劳动局副局长以来，一直从事对上海市劳务基地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十六年如一日，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发工作。

黔江·上海劳务基地，大力弘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培养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顽强、实力雄厚的劳务技术队伍，确立了“以发展吸引人，以事业凝聚人，以工作培养人，以业绩考核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让企业的价值观与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促进了企业进步和个人价值的提升，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每个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黔江城乡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实现重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百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程提供了管理模式和经验。

破冰之旅

都市敲门人

随着第一轮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昔日颓废萎琐的靡靡之气，早已被欢歌笑语所替代。他们在自己的责任地上，不停地播洒希望的种子，春天里耕耘，秋天里收获，用勤劳的双手去采摘丰硕的果实，粮食满仓，猪牛肥壮，笑意写在了脸上。

1988年初春，中共黔江地委、行署召开了全区农村工作会议。会上，根据李鹏总理：“黔江既不沿边，也不沿海，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强农兴工重教育”的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以劳务输出促地方经济发展，促城乡就业，促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把劳务输出工作纳入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1988年，是国民经济发展“八·五”规划的第三年，也是黔江社会经济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年，原黔江县遭受了1982年“7.28”特大洪灾后，成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到四年时间，交通闭塞，通讯设施落

后，工业、乡（镇）企业发展步伐十分缓慢，百废待兴。虽然，农村第一轮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产业结构单一，除了以烤烟生产为支柱产业外，农副产品、农林特产、种植、养殖业均处于小敲小打阶段，没有形成规模，更谈不上集约化发展，仅仅只能满足生产资料所需。资源贫乏，人多地少，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农村闲置着大批青壮劳动力，急待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开辟“第二战场”，寻找新的出路，充实自己的钱口袋。

新的出路在哪里？

人们在苦苦的思索着。与此同时，黔江县委、县政府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地委行署的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对如何解决农民“用钱”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在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基础上，把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工作压在了劳动部门肩上。

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社会化系统工程，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为此，黔江县劳动局从中央、省、地对口扶贫单位入手，并与在外工作的黔江籍名人开展联谊活动，四面出击，八方联络，寻找劳务用工单位，为城乡富余劳动力找出路。

同年3月，经国务院华东经济扶贫办公室和黔江

县扶贫办牵线搭桥，上海港务局、上海港民生港务公司派人到黔江作了实地考察后，黔江县劳动局与上海港务局达成了意向性的劳务协议，随后，县劳动服务公司抓住机会在民生港务公司争取到了 50 名农民轮换工，到该公司任装卸工，劳务合同期限为 5 年。这是黔江继湘渝铁路建设之后，首次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外输送劳动力，并且输出的性质不同，前者是无偿支援，后者是有偿“掏金”。据此，由劳动局牵头、劳动服务公司具体组织实施，成立了以劳动局局长郑清益为组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谢昌玖为副组长的招工领导小组，开展宣传工作。

但是，由于黔江农村还处于半封闭状况，对外面的发展形势知之甚少，缺乏必要的了解，一个乡（镇）仅有一部磁石电话，广播电视更视为稀奇之物，人们只是站在责任地里疑惑地观望看变幻莫测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招工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困难。

为了尽快组织一支高素质的劳务输出队伍，县劳动服务公司到全县各乡（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最后，在水市、濯西、两河、龙田、力湾 6 个乡（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招工工作。

经过本人申请，乡、镇推荐，体检合格，最后由

县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汇同民生港务公司负责招工的人员共同政审，从中筛选出了 50 名身体健康、劳动积极、政治可靠、历史清白的青年经过简短的学习培训后，由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谢昌玖带队，黔江首批赴上海港的劳务队伍出发了，一行 50 余人经过 5 天 5 夜的长途跋涉，终于疲惫不堪地到达了目的地——上海港民生港务公司。

他们到达民生港务公司后，受到公司领导和职工的热烈欢迎，驻进了宽敞明亮的民工楼。公司工会还组织大家统一洗澡、理发，食堂也根据“川味”做出了可口的饭菜，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大家很快就安顿下来了。

新招工工人的岗前培训，是港口装卸作业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制度。黔江民工也不例外，他们经过紧张的岗前培训考试合格后，便被编入公司装卸队原有的班组，统一换上崭新整洁的工装，由公司指定的上海师傅和老工人进行港口装卸作业传、帮、带。

上岗初期，师傅们的上海话生涩难懂，语言交流障碍，师徒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上时常发生碰撞，加之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港口装卸作业劳动强度大，节奏感强，各种规章制度严格，不敢越雷池半步；业余生活单调枯燥，上街逛逛都要受到限制，甚至连睡

觉、走路、言谈举止、生活起居、穿衣戴帽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这些，对于过去一年干活半年闲，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的山里人来说，反差极大，现实和理想相去甚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了。同时，个别人经受不住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酗酒、偷工减料、打架斗狠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和上海、山东工友一句话不投机就磨擦斗殴，有的甚至偷偷地跑回了黔江当了“逃兵”。民生港务公司把这些情况及时和黔江县劳动服务公司进行了沟通和通报。为此，县劳动局、劳动服务公司主要领导迅速赴上海调查了解情况。他们深入到工人中去，和他们拉家常，交朋友，了解思想动态，调节日常生活矛盾和工作矛盾，解决实际问题，对个别严重违规人员也进行了处理，聘请了退休干部——原两河区区区长杨政治到上海协助做工作。初步形成港务公司主管，我方协管的共同管理模式，即：班组长以上基层管理干部由港方担任，黔江输出的劳务人员为一线装卸工人。三个月后，队伍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师徒关系逐渐变成了朋友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部分劳务人员能够独立进行生产作业。

从农民到工人，从偏僻边远的土苗山寨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从农村自由散漫的生产方式到港口装卸作

业严格的上下班制度，还需要一个引导和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规章制度和纪律教育，同时，还要循序渐进地促使他们从传统的小农意识向集体主义观念的转变，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已融入都市生活。

然而，港口装卸作业是苦和累联系在一起的。一条作业线下来，一个工班之后，全身的骨头就象散了架一样。在工区，在宿舍，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中，无时不有他们的感叹，他们对苦和愁的倾诉；对现实社会，对工作环境，对他人，对欢乐与痛苦，对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超市和城里人鄙夷不屑的目光，这一切，时刻挤压着他们的大脑。在“一杯浊酒”之后，他们便沉静下来了，双脚不由自主地迎着数九的严寒，如刀割一样的海风，走向嘈杂喧嚣的工区，重复着一个又一个昨天的动作。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他们在努力，他们没有放弃，任何劳苦重负都不能泯灭他们心中追求的火焰。放弃，就意味着失去，没有付出的艰辛，就没有收获的芬芳，同时，没有失去的痛苦，就没有收获的喜悦，只有宽容和大度，才会有海纳百川的壮观！

港口生产作业的艰辛与困顿，大都市的喧闹与迷惘，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纷乱的是是非非，令人苦恼

而又无可奈何，愤懑而又趋之若鹜。既然走出来了，也就要走下去，不论今后的结果如何。这就是他们刚刚走出大山的原始心态，纯朴而又倔强，灰心失望而又不甘拜下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继承了老一辈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他们深深地知道，从大山沟来到大都市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是为了给家乡带来新的面貌。因为，家里那块小小的责任田实在容纳不下他们那一颗颗躁动的心。

半年时间过去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口头禅的粗话、脏话渐渐少了，在公共场所袒胸露背的现象也没有了；乱吐口痰、乱丢烟头、果皮、纸屑等不文明的行为也少见了。他们感觉到身后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时刻盯视着自己的言行，使他们自觉地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大都市里的现代文明，已经在他们身上发生了潜移默化作用。宿舍内外清洁卫生，个人衣被整洁，举止端庄有礼。“请坐、谢谢、对不起、没关系”等文明用语溢于言表。与此同时，和上海师傅、工友之间的关系也融洽了，个别人打架斗狠的劣性也磨平了，生产作业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土家族苗族青年吃苦耐劳、朴实聪慧的优秀品质在工作中渐渐地显现出来。

他们敲响了都市的大门。